

X527
TES08

426338

列·托尔斯泰著

两个骠骑兵

海 戈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列·托尔斯泰著

两个骠骑兵

海 戈译

徽文艺出版社

两个骠骑兵

列·托尔斯泰著 李济生译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1/3 字数: 100,000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7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76 定价: 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汇编了列·托尔斯泰的两部中篇小说。

《一个地主的早晨》是作者的第一篇描写俄国农民的小说。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善良年轻的农庄主，为改善农奴们的贫困生活，大学未毕业即退学回到庄园。他热情地帮助农奴，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，然而在当时的农奴制度下过着贫穷、愚昧生活的农民，对于主人所做的一切却不相信。高尔基说：这是一篇最悲惨的素描，非常美妙地叙述出奴隶们怎样不相信善良的、自由主义的主人。

在另一篇小说《两个骠骑兵》里，作者描写了两个骠骑兵军官。他们是父子，外貌十分相似，英俊、漂亮；但性格却迥然不同。尤其是对待爱情，父亲放荡不羁，不顾一切地追求；儿子胆小懦弱，太看重自己。这是作者早期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篇小说。

目 录

一个地主的早晨1

两个骠骑兵87

一个地主的早晨

涅赫留道夫公爵十九岁那年，正是念完大学第三学年的时候，他到自己领地上去度暑假，整个夏天都是在那儿过的。秋天里，他还用没定型的带孩子气的字体，写了封信给他的姑母别洛莱茨基伯爵夫人。他把她当做他的最好的朋友，还认为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。信是用法文写成的，下面就是：

我最亲爱的好姑母：

我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这将会影响到我一生的命运。我要离开大学到庄园去生活，因为我觉得，我是为它而生的。亲爱的姑母，看在上帝的面上，请不要嘲笑我。您会说我还年轻；也许我真正的还是个孩子，可是这总不能阻止我感觉到自己的天职——希望做好事，喜爱善良呀。

正如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，我发觉这儿事情说不出的混乱。在我希望把事情弄清楚、整顿好的时候，却发觉主要的不幸在于农民的情况是挺可怜而又挺穷困，这是一种只有用工作和耐心才能补救的不幸。只要您能看一看我的两个农民，达维德和伊万，看一看他们跟他们

的家里的人过的生活就好啦，我相信仅仅这两个不幸的人的外表，就比我能对我的决定所作的一切解释，更能使您信服。关心这七百个人的幸福，不就是我神圣的、绝对的责任吗？为了他们我应该对上帝负责吧？为了舒适和名利，把他们委弃给粗暴的村长或管事们去管理，那不就是一种罪恶吗？这么高尚、出色的、直接的责任就在眼前，我干吗还要在别的地方去寻找机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和做好事呢？我觉得自己能做一个好主人；这个字照我的理解，它应该是这样的，既不需要大学文凭，也不需要官衔，如您所希望我的那样。亲爱的好姑母，快别为我立下那种抱负不凡的计划吧，让自己习惯于我这样的想法：我已经选定了一条十分特别道路，而且是一条很好的道路，我感觉到它会给我带来幸福的。对于我将来的责任，我已经想了又想，想得很多了，还替自己的行动立下了规则，只要老天爷赐给我生命和力量，我的事业就会成功的。

这封信请不要给我的哥哥华西雅看，我害怕他的嘲笑；他是欺侮我惯了的，而我又是屈服惯了的。万尼亚即使不同意我的企图，却了解它的。

伯爵夫人回了他一封信，也是用法文写的，现

在翻译在下面：

亲爱的德米特里，你的信除了证明你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而外，就什么也没有证明，而这颗心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可是，亲爱的孩子，在生活里面，善良的品质对我们往往比坏的品质更有害。我不打算说，你正在干着一桩傻事情，你的举动使我发愁，可是我只有用劝告来尽力影响你了。我的朋友，我们就来谈谈吧。你说你对农村生活感到一种天职，你希望使自己的农民们幸福，做一个好主人。首先我得告诉你，只有在我们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天职；其次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得多；第三，要做一个好主人，一定要成为一个冷酷而严厉的人才行，尽管你竭力装做那样，你却很难做到。

你认为自己的论证是无法辩驳的，甚至于把它作为生活中的法则；可是在我这样年纪的人，我的朋友，除了只是相信经验，是不会相信论证和法则的；而经验告诉我，你的计划是幼稚的。我已经是快要五十岁的人了，曾经认识许多值得尊敬的人，可却没听说过一个有声誉有才干的青年，借口做好事隐居在乡下的。你总是想表现得出奇，而你的出奇，除了过分的自视太高而外，是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亲爱的！

选择别人走过的老路走会好一些的：它们使你更容易达到成功，而成功么，即使你不需要它，那也是你有可能做你乐于做的好事所必不可少的。

某些农民的贫困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不幸，或者是一种可以设法补救的不幸，别忘了对社会、对你的亲属和你自己的一切责任。以你的聪明、你的好心、你的热爱善良，在事业上是不会不成功的，可是最低限度你也应该选择那种值得你去干的、会给你带来荣誉的事业。

在你说自己没有什么名利心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真诚，可是你却在欺骗你自己。在你这种年龄，就你的才能而论，名利心是一种美德；可是当一个人已经无法满足这种热情的时候，它却变成缺点和庸俗了。要是你不改变你的打算的话，你就会体验到这个的。再会吧，亲爱的米嘉。由于你的荒诞可笑，然而却是高贵而豁达的计划，我觉得我比以前更爱你了。照你所知道的去干吧，可是，老实说，我是无法赞同你的。

年轻人收到了这封信，曾经考虑了好久好久，终于断定：就是最聪明的女人也会犯错误的，于是交了要求退学的申请书，就在自己的庄园定居下来。

二

年轻的地主在写信给自己姑母的时候，就已经拟定了管理自己领地的规则，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根据钟点、日子、月份分配好了的。礼拜天规定接待求见的人、家仆和农奴，查看贫困农民的农务，并且取得村公社的同意给他们帮助。村公社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开会来作决定：哪些人需要帮助，给予什么样的帮助。就这样工作着，一年多过去了，对于经营领地的知识不论实际也好，理论也好，这个年轻人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外行了。

那是六月里的一个明朗的礼拜天，涅赫留道夫喝过咖啡，匆匆看了一章Maison Rustique^①，把一本记事簿和一扎钞票放进自己便衣的口袋里，离开了有着圆柱子和走廊的大村舍（他在这座房子里占用了楼下的一间小房间），沿着古老的英国式花园里的、未经打扫过的、野草丛生的小径走向村子，村子的两旁都有大道经过。涅赫留道夫是一个生得高高的、身体匀称的青年，一头浓密起卷的棕色头发，炯炯明亮的黑眼睛，面颊红润，玫瑰色的嘴唇上面刚刚长出年轻男子的嫩髭。在他的一切动作和

①法国小说农场。

步态里，处处流露出年轻人的力量、活力和温厚的自负。一大群各式各样的农民从教室里走出来，老头子、年轻的姑娘、小孩子，以及怀抱婴儿的妇人，都穿着节日里的装束，向老爷深深地鞠着躬，然后避开。在街上走着的涅赫留道夫停了下来，从口袋里取出记事簿，在那用带孩子气的字体记满了农民姓名的最后一页上，他一边念着打有记号的几个农民的姓名，“伊万·楚里谢若克——请求支柱，”一边往前，朝右边第二座茅屋大门走去。

楚里谢诺克的住屋是一座半破败了的房子，四角潮湿霉烂，歪斜一边，那么深陷进地里，就在一堆肥料边露出一扇框子坏了的红色活动小窗，还附有半脱落了的百叶窗，另外一扇更小的却用棉絮堵塞住了。木头盖的过道，出口污秽，门廊低矮，另外一个小茅棚比过道更低，更加破旧，大门和树枝编成的棚子都依附在正屋旁边。所有这些东西曾经有个时候都盖在同一个不齐的屋顶下面；而眼前屋檐上面却堆满了厚厚的、黑黑的、霉烂了的稻草；顶上到处都是椽子和权梁。院子前面有一口架子塌了的水井，还剩下断桩、滑车，给牲畜踏坏了的、肮脏的小水洼，鸭子在水洼里溅泼着水。水井旁还有两株树干破裂而断折了的老柳树，树上只有稀稀几根淡绿色的嫩枝了，这说明有人曾经注意到这个地方的装饰的。在一株柳树下面坐着一个八岁的金

发小姑娘，她让另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在自己身边爬着。一只看家的小狗在她们旁边跳玩着，它看见了老爷，飞快地奔向大门口，从那儿发出一阵吓人的、汪汪叫声。

“伊万在家吗？”涅赫留道夫问道。

这时那个大小孩给弄得木呆呆的，直瞪着大眼睛，什么也回答不出。小的一个张着嘴，要想哭了。一个矮小的穷老太婆，身上穿了一条破烂的方格子的裙子，一根带红色的旧腰带低低地系在腰间，从门后朝外张望，可是也什么没回答。涅赫留道夫走到过道下边，又问了一遍。

“在家，老爷，”老太婆发出颤巍巍的声音说道，深深地鞠着躬，变得越发的惶惶不安了。

涅赫留道夫向她问了好，穿过过道走进窄窄的院子里。这时老太婆走到门边来了，用手掌托着下巴，目不转睛地瞧着老爷，慢慢地摇着头。院子里是一片破败景象；有的地方堆着没装运走的、发黑了的陈肥料，肥料堆上还乱糟糟地散放着腐烂的废木料、一把干草叉和两把耙。院子四周的房檐下面，一边放着木犁、没轮子的大车、和一堆乱七八糟的、无用的空蜂箱，差不多全在露天里，另一边已经塌了，以至于前面的横档已经不是放在柱子上，而是搁在肥料堆上了。楚里谢诺克用斧头的刃和背劈开给棚顶压住的篱笆。伊万·楚里斯是一个五十

岁左右的农民，个子比一般人矮。他的晒得黑黑的、椭圆形的脸上生着一圈杂有灰白色的暗褐色的大胡子，头上生着同样颜色的一头浓发，这些都是漂亮而富于表情的特征。他的暗蓝色的、半闭着的眼睛露出伶俐的、无忧无虑和蔼可亲的神色。他那露在稀疏的褐色胡髭下面的、小巧而端正的嘴，每当微笑的时候，显出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对周围一切略带讽刺的淡漠。从他的颈子、面孔和手上的粗糙的皮肤，深深的皱纹，暴绽的青筋看来；从他那不正常的伛偻，歪斜弯曲的两腿看来；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他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干着力不胜任、过分劳累的工作中度过的。他穿了一条膝头上有着一块蓝色补丁的白色粗麻布裤子，一件同样质料、背上和袖管都撕破了的齷齪衬衫。腰间低低地系了一根窄腰带，在那上面还挂着一把铜钥匙。

“上帝保佑你！”一跨进院子老爷就说道。

楚里谢诺克望了望，重新干着自己的活儿。他用足力气把篱笆从屋檐下边扯出来，只是在把斧头砍在一根木头上面的时候，才理理腰带走到院子当中来。

“老爷，您好！”他说道，深深地鞠躬着，然后把头发向后一甩。

“谢谢你，老哥。我来看看你的地，”涅赫留道夫带着孩子气的亲切而腼腆说道，一边打量着这

个农民的装束。“请你告诉我，你在会上向我要的支柱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“小支柱么？自然，用做撑柱，老爷子，老爷啊。只是想稍稍把它撑住一下，请您亲自看一看吧，瞧屋角坍塌了，感谢老天爷，那天幸好牲畜都不在里面。全都是勉勉强强斜撑着的，”楚里斯说道，一边轻蔑地瞧着自己没了顶的、歪斜的、塌了的草棚。“现在只要您摸摸权梁、斜面木、横档，瞧瞧吧，就找不出一根有用的木头。现今哪儿去找木料啊？您自己怕就知道吧？”

“在这一个棚子已经塌了，而另外的也快要塌了的时候，那么五根支柱对你有什么用处呢？你需要的不是支柱，而是权梁、横档、柱子——全都需要新的，”老爷说道，显然在夸示他这方面的知识。

楚里谢诺克不做声了。

“所以你需要的是木材，而不是小柱子，那么你应该说才对。”

“当然需要的哟，可是就没地方找得到。总不好全都上老爷的院子里去找呀！要是象我们这样的人，一有了上老爷您的宅子里去要任何东西的那种习惯，那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农民啊？可是如果您发善心的话，只要有那么几根闲放在老爷谷仓里的那些橡树树梢，”他说，一边哈着腰，一边逡巡不

前的，“那么，我就可以调换一些，砍去一些，尽量想法利用旧有的材料。”

“怎样用旧材料呢？你自己不就说那些都全旧了，朽了？今天这个角塌了，明天那个也会塌的，后天就轮到第三个了；所以如果你要修理的话，就必须全都重新修，省得白白浪费人工。告诉我，你看你的这个房子能不能支撑过这个冬天？”

“哪个能知道哩！”

“可你怎样想的呢？它会不会塌呢？”

楚里斯想了片刻。

“一定会全塌下的，”他突然说道。

“对呀，你瞧你，在会议上你就该说你必须重新把你的房子全部修整过才对，而不是撑几根小柱子就了事。要知道我是十分乐意帮助你……”

“多么感谢您的好心啊，”楚里谢诺克看也不看他的主人，不相信地回答道。“只要能赏给我四根木头和几根小柱子就成了，那么我自己就可以修理了；没有用的木料我会把它拿掉，用来支撑草屋。”

“这么说来你的草屋也不行了么？”

“我跟我的女人就天天等待着，总有一天它会压坏我们中间哪一个的，”楚里斯毫不在乎地说道。“不久前我的女人就给天花板上落下的横梁打伤过。”